

共八冊

西
滬
外
集
五



中國銀行
重慶分行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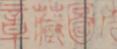


831011

西澗外集卷第五

銅豹館亂書



新津書局藏
 天津新津書局藏
 編輯
 校刊
 茲蟻
 校刊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故曰天君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
心要在腔子裏

心之為物至虛至靈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
西澗外集卷五

殼之外卽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知其身之所在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遙千百世之上才發念便到那裡神妙
如此却不去養他自且至暮祇管輾轉於利欲之中都不
知覺

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錯如理亂絲如涉驚浸
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則是一日
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內如炎如冰矣所謂神明者若
之何而堪之

心為神明之舍外來者不得入而據之故凡可喜可怒可懼

可欲之交錯於前皆當使之過而不留若來者不拒則左牽右拽前冲後突勢必彼眾我寡彼強我弱而天君爲其所役靈臺爲其所毀矣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靈臺內許多荆棘如何容得

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心體本自虛靖祇是將已往未來之事橫在當中不肯放下

故知事未累人人心自累於事耳

西滙外集

卷五

二

事有宜卽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其累心亦甚矣

一切外事本與己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此其所以爲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胸中祇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祇是此心拖泥帶水不能割斷耳

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閒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存知足心去好勝心方寸中何等安閒自在

無技養心是大涵養

蠶食葉成絲吐絲成繭絲既盡矣斃於繭中人以後起之心失其本來之心祇此方寸閒千緒萬端亦復自纏自縛莫能自脫蛹其軀殼識者曰此人繭也

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豈無寒暑乎蓋不知耳

煩邪諸念隨覺卽除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一切撥去莫將心受心受則滿滿則道無所居

眾生所以不得道者爲有妄心一有妄心必著於物著物生

西滬外集

卷五

三

貪貪生煩惱煩惱不去必擾其神橫遭濁辱流浪生死

萬物生於情死於情故上智去情君子正情眾人任情小人肆情夫知情之能死人也則當游心於淡泊無味之鄉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漠然不以撓其慮身苦而心樂感殊而應一其所不能逃者與天下同其所了然獨得者與天下異

人若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得失之心無論有得無得心常安泰與人同求而不同貪與人同得而不同戀跡雖同人心實異俗

應事接物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絆極是喫累的

世事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眞人之心如珠在淵眾人之心如瓢在水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心猶眼也纖塵入眼眼必不安小事關心心必亂動既有動病難入定門

入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卽一番清明須是剝落得淨

西溷外集卷五

心

四

盡方好

垢漸去而鑑漸明魄漸消而月漸出攻竹木先節幹則枝葉易去

只損妄念先去其胸中尤甚者

嘗見人之對奕者施機運神自旦至暮飢可忘食渴可忘飲何以切切然哉勝心使之也世之有所紛競以至於溺而不反者大抵皆然會何所得然所喪則已多矣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還吾湛然澄然之體

人心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停若不做箇主
怎生奈何

主

陽爲客陰爲主動爲客靜爲主有爲客無爲主萬爲客一爲
主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金革百萬與閒居獨處一也然必知
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惡念易除雜念難除

放下雜念祇是一念所謂主一

未應物時若無箇主宰不能安其靜祇此便自昏了天性不
西滬外集卷五心
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

五

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密也人心內堅而外密何客
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卽入一隙物虛一寸水卽入一寸
莊嚴其心堅持禁戒

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
覽無礙謂之慧

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

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如慧而

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有無心之病亦有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有無之間

念頭發散處要知提醒念頭喫緊時要知放下不然恐去昏昏之病轉滋憧憧之擾矣

投佳果於便溺濯而獻之食乎曰不食不見而食之病乎曰不病隔山而指罵之聞乎曰不聞對面而指罵之怒乎曰怒曰此見聞障也夫能使見而食聞而不怒雖入黑海蹈白刃可也此鍊心者之所當知也

西滬外集

卷五

心

六

七情之中怒生於惡可惡而以為不足惡則可以無怒矣縱不能不惡而切究夫怒之為害以為斷不宜怒則亦可以無怒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曰祇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

疑心最害事二則疑不二則不疑也祇認定一箇理因理以思順理以行何疑之有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胸爲悔

上智不悔詳於事先也下愚不悔迷於事後也惟君子多悔
雖然悔人事不悔天命悔我不悔人使我無可悔則天也
人也聽之矣

胸中才有一得便思表暴心跡稍有未明便要分辨淺之乎
其爲量矣深人決不如此

纏脫祇在自心自心了則屠肆淫坊皆成淨土不然縱一琴
一鶴一花一竹人境雖清魔障自在

一念愛被水溺一念瞋被火燒一念執被地礙一念蕩被風

西滬外集

卷五

心

七

飄

慢結毒結嫉結貪結慳結是爲五結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怏怏不平嘗內曼分題賦詩其
女得蠟燭有云莫怪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

程伯子少好獵旣見周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
易也但此心潛而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

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此果未也

伯清者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不疑再數
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知與初數者無差以

是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先生在檀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有一事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伊川見之卽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座中有妓心中無妓吾弟今日齋中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不覺歎服

西滬外集

卷五

心

八

朱子言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分明

蜀山人十年不起念便能前知此無他虛故也虛故靈室故暗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赴壘守過山陽渡橋壞輜人俱墜浮於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聞隨後有鬼呼胡先生胡若不聞鬼言吾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不渡胡不答鬼復曰我代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胡前行不顧鬼竟寂然

謝上蔡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有治怒者自言火起卽撲滅之不知有起有滅怒根固在也
孫登嘗被人跪於水屢出之而屢溺之出輒微笑此其心
真無足以撓之者矣

莊子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之居東而赤舄几
几孔子之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心耳
陸澄在官忽家書至言兒病危心憂悶不能堪陽明先生曰
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用情至於太過已是有所憂慮不
得其正

西滙外集

卷五

心

九

淵明詩云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蓋洒然悟心爲形役之
非故其言如此此則靜亦靜動亦靜矣謂淵明不知道可
乎

鄭尚書與謝居士善嘗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然可以累
心處都盡

廬山東林寺主惠遠集緇素百二十二人結白蓮社時謝靈
運才學爲江左冠負才傲物少所推擡一見遠公改容致
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種白蓮力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
拒之

紫微夫人授許長史曰交梨火棗之樹已生君心中猶有荆
棘相雜可剪荆棘出此樹單生

侯峰和尚狗蚤頌云摸不著時尋不見十二時中繞身轉若
要離得這眾生除是不挂一條線

無業禪師於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

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曰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智藏宿雪曜寺一心寂照滿室光明人問其故曰此中奇妙
未可得言曼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

老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夜宿塚間

西漚外集

卷五

心

十

渴甚引手掬於穴中得泉甘涼黎明視之則髑髏在焉大
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
不二如來言三界惟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還海東

壺公賣藥懸壺肆頭日沒則跳入壺中費長房於樓上見之
知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曰子能從我游乎因隨入山於
羣虎狼中使獨處又於空室以朽索懸巨石壓其頂石上
復有虵鼠齧其索長房不爲恐公曰子可教也後復令食
廁蟲長房惡其穢公曰子幾得道惜於此未破尙不能成
有道士覓得一壯士令守丹爐入夜羣魔畢集以寶物試之

不動以美女試之不動以猛獸厲鬼試之仍不動忽見掉一小兒擲之階石腦漿迸裂小兒蓋其子也不覺悲從中來失聲一叫而丹已失矣

達磨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匡山石室中積七年而老子詣之予以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當得道其人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石穿遂得神丹升太清

臨安下竺式道者苦行修懺置大鍬於像前晝夜持誦倦卽以指觸鍬而醒之晚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西濕外集卷五心
一椽甃一甃輒誦大悲呪七遍建炎閒虜至積薪焚之薪盡而屋不然

李伯時善畫馬曹輔爲太僕少卿有解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雲秀禪師爲言眾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畫佛像以變其意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鄭媪年八十餘獨處茅檐之下日丐於市人頗憐之敝衣糲食蓄餘錢於瓶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隣火延燒一空媪泣理故處於燼中得瓶略無損缺

而錢自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皆具塑工驚歎以爲莫及巨室取去留媼司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心癰難治有善醫者於病人腿上畫一圈大如杯戒之曰務須目注圈內心注圈內自以爲不日卽紅且腫刻刻常作此想若一刻不作此想則不可治其人如戒至七日腿果紅腫而癰已移於此矣

太和中崔亮爲湖州牧有僧道閒善藥術崔求之僧曰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韜而燄起謂崔曰公虔想一物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取示之若籠金然鬚眉巾笏畢具

西滙外集

卷五

心

三

山陽一女巫極靈人心萌一意已知之坐客方奕試數黑白棋握手中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蓋人心所有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不知也寒土有獸其名曰鮑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潰心而死

西番山中有二仙對奕一老猴於樹上日窺其運思之妙因得其元秘下與人奕人莫能勝番王以爲奇進於中國詔能奕者與較皆敗楊靖請以盤滿貯桃實於前猴遂敗蓋

心繫於桃爲其所奪也詔椎殺之

獸有名稱者形似猩猩可狎而擾然人有意害之則去不來
是何格智而猩猩愚耶蓋猩猩耽於所嗜人因得而制之
夫惟無嗜者無制

周顛指顧和心曰此中何所有顧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
人必如是乃可謂不欺心

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西滙外集 卷五 心

三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樂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
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
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糴
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慎也詩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

彌六合皆動氣之所爲也靜氣一粒伏在九地之下以胎之
無靜不生無動不死發大造之生氣者動也耗大造之生
氣者亦動也聖人主靜以涵元理道家守靜以留元氣
五行中金木水土各有本體惟火則以眾物之體爲體使一

物無有則火不求滅而自滅人身之火亦然火生於氣氣生於心方寸中誠能平心靜氣空諸所有則火無所麗又何從而上炎乎所以不求滅火祇要息薪也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本體間定口鼻呼吸之氣不足以當之

怒則氣上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者也

神是性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

氣清則神靈氣濁則神昏氣舒則神恬氣鬱則神悴

西滬外集

卷五

身

十四

淡字從水加水最有深意人於聲色貨利觸處中熱則心動火炎法宜制之以水令有所制滌除煩惱莫過於此

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勝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附性明則情欲不累也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障之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欲眩之身之有欲如樹之有蝸樹抱蝸則還自鑿身抱欲則還自害

氣有爲而無知神有知而無爲精者無知無爲而有知有爲之母也精天一也屬水水生氣氣純陽也屬火火生神神

太虛也屬無而麗於有精盛則氣盛精衰則氣衰故飢渴而不蒸氣存則神存氣亡則神亡故燭燼而火滅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皆以精爲主衛生者宜謹之夫水過之乃所以多之洩之乃所以竭之惟仁者乃能洩惟智者乃知洩

今人之於錢財也猶知計較錙銖量入爲出而精血之可貴非第錢財也淫欲之所傷非特錙銖也財盡則窮精盡則死顧毫不知惜一旦無常忽到主人將去然後伏枕哀鳴悔不早早珍重此數滴之水亦已晚矣古云眞精賣與粉

西滙外集

卷五 身

五

獨轍卻向人間買秋石愚哉

淫聲美色破骨之斧斤也世人不能秉靈燭以照迷津仗慧劍以割欲根則害生於恩也

趙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卽不御內自號知非子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媵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媵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而不納媵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

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充體胖樂可知矣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畏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為之戒者過也

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

茹菜蔬者雖病易痊飲脂膏者雖藥難效

西滬外集 卷五 身

六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未必然食取補氣不飢即已飽生眾疾諺曰夜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亦三老量腹節所受之意也

已飢方食未飽輒止此寬胃養氣之法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行行以膏粱之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粃之口食物凡物皆甘美口常淡則能養味心常淡則能養福

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且置之口中與處又以齒如城唇如郛者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

出者以此思之言亦安得不謹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多穴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神以感通心由言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

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謦真也

猶不能無過而况由易之言真是喪心病狂者

惟聖賢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卻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

盡不然夫有無過者故惟寡言者寡過

西滙外集

卷五

身

七

事非見莫說其不可說不必說者雖見亦莫說

媒己之長有愧其色暴人之短與汝爲敵位卑言高非汝職

交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者無跡入於人耳者難滌汝

若弗戒雖悔何益

率意而言言所不當言者多矣心放故口放欲籍得口任須

提起心來

不言己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繫事交淺者勿與深言調別

者勿與強言談經濟外甯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甯

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甯談因果可以勸善

骨肉親戚與我休戚相關事之在所當言者安得不言但須從容委婉使其言易入氣粗色厲過於鹵莽彼必難堪彼必不悅不悅必不聽將以導之反以激之適以敗之是非真心愛人者也

多言最使人心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養得氣完
夢寐亦安

心無留言言不擇人雖露肺腑君子不取也彼固自以爲光明矣君子何嘗不光明自不輕言

真機真味要含蓄休點破其妙無窮一犯口頰窮年說不盡

西源外集

卷五

身

六

又離披澆漓無一些可咀嚼處矣

七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勝客曰何以知之
白吉人之詞寡

樂廣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嘿如也

王夷甫自歎與樂令言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劉尹稱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孔子觀於周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殺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
云摩兜韃摩兜韃慎莫言

何遠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屨共伺
之不能得也

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
可取在中書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范忠宣爲相伊川責以某事當言何爲不言如是數次忠宣
但稱謝他日伊川見忠宣劄子一篋則所力言者皆已先
言之矣

西廂外集

卷五身

九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祇以心平氣和處
之必有妙應

祇氣盛而色浮便見所得者淺遠養之人安詳沈靜豈無慷慨
激切時畢竟不輕恁底

有德之容深沈凝重內充然有餘外卻闕然無跡若滿面都
是精神卽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畢竟是浮淺譬之無
量人一杯酒便達於面目

劉立之謂從明道从未嘗見其有暴戾之容

李延平行路起初如此到底亦是如此呼一僕一聲如此聲

聲都是如此

動神者心動心者目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卽去道不遠矣心旣降伏日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

張湛授范甯曰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晚起五夜早眠六

王尙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否答曰髮白齒落屬平形骸至於眼耳關乎神明那得便與人隔

西滬外集

卷五身

三

眼根之塵如夢中物如幻中相耳根之塵如空際風如雨後泉去諸根之塵如湯沃冰雪爐鎔金鐵

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異於天物

腳者卻也謂卻而不前也跟者良也謂良而不動也趾者止也謂止而勿行也腿者退也謂退而勿進也步之爲言近於驟而文則從止也履之爲用貴於履而義則從復也先啟予手後啟予足者志存於臨深履薄也旣洗足已敷座而坐者道盡於著衣持鉢也

道惡在在逆形強與忍之謂也身欲逸故勞之體欲佻故重

之目欲豔故聞之耳欲哇故靜之鼻欲香故清之口欲腴
故淡之舌欲話故默之腎欲洩故窒之肝欲怒故平之心
欲機故樸之若是者無事不與形逆逆久成順順成而筋
骨堅強志氣發揚精神光榮慧智日生通於神明故可與
成性可以定命矣

四十以前不知變惜精神我去尋疾病四十以後才知變惜
精神疾病又來尋我

境

天下者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夫

西滙外集

卷五

境

三

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恃勢操生殺之柄而以行其號令耶
我所謂有天下者非此謂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
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矣又烏有不得容其閒者
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
賤貧富失其志德者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
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苟能除去一副當世習便自然灑脫所謂當世習者俱是俗
見俗腸看得淡除得淨則壁立千仞俯視一切覺人世紛

紛擾擾如千百蚊蠅鼓發狂鬧何曾入得他胸中
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

窮須要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

有人經患難中死中得活可抵三十年修行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其拒之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
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
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飛蟲之聲
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粗厲或亦神心過廢
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譴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
其操故欲蠲憂莫如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
愛淺意違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是道也

西滬外集

卷五 境

三

世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原來世界無病病生於人
之一心以情攝境雖苦亦甘以境移情雖甘亦苦

貧苦者人之所難受也清淡者人之所不用也受人之所難
受用人之所不用是爲大受用眞受用

迷則樂境爲苦海如水凝爲冰悟則苦海爲樂境如水泮爲
水乃苦樂無二境迷悟非兩心祇問當之者何如耳

人生苦樂無定境憂喜亦無定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

覺苦曾經極苦之境稍得寬則覺樂矣

人處苦境時但望稍勝此者卽爲至樂及到彼境習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此知足者之所以不概見也

知足之法卽是快樂安身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並爲知足者之所憐愍

我高堂大厦冬溫夏涼綺羅不脫於身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厨竈欄廐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繇被

西滙外集

卷五

境

三

僵臥稻稈中者乎豈知有一日兩殮菜粥尙自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亦庶可以知足矣

世有衣貂裘食珍錯而懷抱不舒者有衣敗絮食藜藿而胸次泰然者衣貂裘食珍錯而懷抱不舒者以事事皆欲與貂裘珍錯稱也衣敗絮食藜藿而胸次泰然者以凡事但求如敗絮藜藿而已足也然則苦樂何常苟無奢望境雖苦而心則樂矣苟多妄想境雖樂而心則苦矣人奈何祇知求樂於外而甘納苦於內也

廣旃細屐侍立者不言疲而坐者言疲高車大蓋執鞭者不

言勞而坐者言勞擁重裘飲煖閣猶說無計禦寒而山谷
漁樵冰霜戰其手足揮涼扇臥水亭猶說無地避暑而道
塗負戴流汗浹於髮膚嗟夫苦者固苦樂者亦苦苦者之
苦直是無可奈何樂者之苦則豈猶是無可奈何者哉甚
矣人心之無厭也

享福要惜福消受太過必有漸消消盡受無可受者

世間好的分數休占多了我這裡消受幾何其餘分數任世
閒人占去

把上一著前一步儘著別人占天下惟有下面的最寬後面

西滬外集

卷五

境

五

的最長

張飽帆於大江馳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
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唾樂莫大焉

利厚必害樂極必憂安久必危故利不可忘善樂不可忘憂
安不可忘危福也禍所伏我不敢自處於福又安有禍隨
其後哉

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君子憂泰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有箇好消息就有箇不好的相乘除有箇好因緣就有箇不
好的相對待祇是本地風光家常便飯才算一箇安樂處

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久長曰如常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居高者形逸而神
勞處下者形勞而神逸孰得孰失孰幻孰真達人當自辨
之

士君子常帶幾分飢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性真外可
以經世務若肥甘軟滑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窮乏亂離之人多堅實
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祇
看果實末來甘者先必苦澀辛酸未有始卒皆甘者

西滬外集

卷五

境

三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闊博之學固宜佳山水好風月兩相映
發以暢其機趣尤宜從猛風逆浪老雨窮途中經練一番
庶幾動心忍性不爲氣習所縛亦不爲事變所移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罟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鮮于伯作海鰲行云至元辛卯之仲冬浙江連日吹腥風有
物宛轉泥沙中非鼉非鼈非蛟龍神物失勢誰爲雄萬刃
剖割江水紅九州之外四海通出納日月涵虛空汪洋浩

瀚足爾容胡爲一出蕩忘速廉軀鼎俎蝦蟇同吁嗟人有
達與窮無以外慕殘厥躬古來妄動多災凶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不得謂非大人入則坐廟堂
進退百官出則旌旗弓矢從者塞途不得謂非大丈夫然
而大人大丈夫之實初不在是以是爲大固世俗之所謂
大也則亦祇誇世耀俗而已

宋勝之者南陽人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眾
人所欲者非勝之所願也游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

娛

西滬外集

卷五 境

三

祁嘉少清貧好學夜忽聞牕中有人呼曰祁孔賓隱去來隱
去來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
去至燉煌爲諸生廝養以自給

李日知爲侍中頗乞骸骨詔許之初將陳情不與妻謀及還
飭裝將出居別墅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
辭職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義琰宅無正寢第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琰曰事難全遂物
不兩與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不受

李文靖公自奉甚薄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介意堂前

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終不言妻
以語公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居第
未嘗答維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賞賜計囊橐亦
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
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修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
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以爲
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雖形骸可外况居室哉
君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
西滬外集卷五

境

三

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但得常游誰能障吾游者豈必
有諸己而後爲樂耶

費鵝湖構別業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勤勞建造有年一日有
絳袍者題其柱云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
何必苦勞心

張景修有貧居詩云茅檐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
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又唐六如詩云柴米油
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天寒無一事後園踏雪
看梅花

徐思叔題貧樂圖有句云乃翁畫荻教兒書嬌兒赤髻玉雪
膚厥妻曝日補破襦篋中何有金一奴楊伯子和云三間
破屋一牀書錦心繡口冰雪膚自叙枯葉作袴襦此君便
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頻廢書小兒忍凍菜生
膚婦縱有禪無一襦從此不能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
者尤奇

王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
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曰君少修

西澗外集

卷五

境

美

清節不顧榮祿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
慙兒女子乎

鄭廣文屋宇破漏自下望之竅如七星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韭菹滷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

庾郎貧食睡常有二十七種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
請種統乃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其自序亦云公
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使求之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卽自免去職所謂稅秫蓋未嘗顆粒到口也悲夫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樹上風吹漉漉有聲由以爲煩遂棄之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山紫蓋峯下人嘗贈一袍袍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之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適今日偶衣至市自念以一袍之故使方寸如是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累矣

西滬外集

卷五 物

蓋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木盒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盒耶蜀公聞言留盒與寺僧而去

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二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曰吾手恐先硯壞

孫侍讀公甫人嘗饋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直三錢要此何用

呂文穆公爲宰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

因公弟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曰吾面不過樵子
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

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賫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
亭之水

王旦爲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曰甚佳公命繫之曰
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見者稱
好無乃勞乎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葠不可得薛師正自河東還有
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者曰疾非此藥不可治藥不
西滙外集

卷五物

三

可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葠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僧法一宗杲自東郊避亂過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
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
釵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
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瓷碗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
中異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
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
子驚惋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藏之必且取

禍今吾棄之蓋不欲爲汝輩增罪戾也

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其債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平汝出債且貧薄亦不可居民閒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將來豈可得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出一大厨與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不須還凡券書悉燒卻矣綽懊歎彌日

陳顯達子休尙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卽取

西澗外集

卷五物

七

於前燒除之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卽令易餅與之食賀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人曰悭吝未除術何由成

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韓魏公鎮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一日爲吏觸碎吏謝罪公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時當五月披裘負薪顧令取金公曰子何自居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豈取遺金者哉季子驚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章郇公作三府日寒食與丁晉公博丁負翊日封所負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公負丁督索甚急公出舊物償之封緘

西滙外集

卷五

物

三

如故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某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闔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闔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飯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也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且憇學院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緘千匹

陳自強拜右丞相愿封祁衛秦國公四方致書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

帝嘗賜諸王綵以元嬰及鷲王貪驢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但給麻二車助爲錢緡

和嶠位太傅富擬王公性至吝一文不妄費杜預目爲錢癖陳繼善自江甯尹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顆若種蔬之狀布土壤閒記顆俯捨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張循王家銀每千兩鑄一毬目爲沒奈何

荆部侍郎從伯伯芻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日召與語貧窶可憐因

西滬外集

卷五

物

三五

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錘去過戶則寂然不聞歌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歟曰本貲旣大心計轉勞不服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宦途亦然因大噓

嚴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有富人羅沖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亦不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

所用此非我有餘子不足耶

宣和用兵厚斂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受其害時海州楊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期會促迫刑罰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閭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以免下戶之輪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產令明曰兄用田何爲鑿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

西滬外集

卷五

物

四

石崇被收曰吾不過流交廣耳及載東市始歎曰若輩利吾財收者曰知財爲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禮部尙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素有積貯性好千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奉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耶爲搢紳之笑端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貲取奇貨嘗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亦得

善價也

有水生者頗能前知禍福王子野侍制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曰試觀之何物可以下飯生曰是皆未可惟飢可以下飯耳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絲者乃以三十斤與之

許司徒喪子董休昭與費文偉欲共會其喪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徒行先至及會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司馬溫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天向寒頗歎惋夫人張氏曰但願身安衣可復得公爲之釋然

借書一甌還書一甌後訛爲癡殊失忠厚輝手鈔書前後遺失未免往來於心因讀唐子西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之不與也而竊之

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安得不貧

楊慈湖言先君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曰吾蔬閒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有余姓者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忻然顧某曰余僕吾師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以士衡所得者藉船底然後以己物實之至海中遇大風幾傾覆舟西滬外集

卷五

星

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於是舟人爭取船中物投之海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皆在船底一無所失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家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有僧多蓄異寶一老僧借觀畢拜謝僧曰未與何謝老僧曰

此天地閒過眼雲煙原無常主爾藏之我觀之我祇得一
觀爾亦祇是一觀耳爾不得以未與而據爲己有我旣得
觀而亦無待於與也

王吉武詠許由瓢云瓢挂樹一葉輕風吹瀝瀝樹有聲不若
棄之身亦輕天下非大身非細身外之物總爲累

平陽蕭寺丞震少時夢神人告以壽祇十八至十七歲父帥
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其事茫昧強之行蜀帥蒞任
大宴例進玉筋羹羹係取乳牯烙鑽其乳乳凝筋上而爲
之震偶至庵外見繫牛詢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脾判免
此味又乞增永字於上已而夢神言有陰德不但免夭且
可望期頤後果至九十餘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津喜延道流方士
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就
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何如仲山曰畢
竟祇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別將出門
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
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
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惡鮮有不

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可至八十九外此非所知也仲山問其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子冲一夕無疾而卒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踣於危僅免既而襲爵平生守許之戒不渝年八十九終

王子猷詣郗恢恢未出見有髭髯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舁還家恢出不見此物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恢無忤色

孔中丞二弟在官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西滬外集卷五

器

均置岸側中丞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

衛人釣於河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鰕魚之難得者也對曰吾下一魴之餌鰕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鰕雖難得貪以死餌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隣省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惠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陳堯佐性儉約器服壞隨輒補之曰勿使以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

查道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下箸雖蔬茹亦然曰福當如是惜之

人

我固眾人中之一人也人中有我我外皆人形骸既殊性情亦別而我又不能離人而立於獨是必有道焉以處之苟無以處人卽無以自處矣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讓之一字能化貪嗔二字

劉盡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此宇宙第一快活世界

西滬外集

卷五

聖

要忍自己的癢處莫要犯他人的痛處

水至清則無魚入至察則無徒

作人要和神龍屈伸自如若羈繼隨人祇是箇牛羊然亦不可曉曉悻悻看得幾事分明外面無跡無言胸中獨往獨來是爲上智大哲

在我祇有低著頭盡己所事看破諸事人情嘿嘿領會可也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其意見不同志向相反者祇要我一箇是更不必與他別白理會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快得我意自家猶不能快

自家意我又如何快得他人意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
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而不謂之孤人傾之毀之而不爲動

祇自家心安理得舉一世之所爲是非榮辱一掃而空之不
要我去打點人亦不要人來奉承我

我不對人說人人無與於我也我不對人說我我無與於
人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酉澗外集

卷五人

巽

任智則人與之訟任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
人不能用其智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用其
力者也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勝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
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愚者人笑之聰明者人疑之聰明而愚其大智也夫詩曰靡
哲不愚則知不愚非哲也

要箇不俗才不俗又怕乖俗祇是和人一般中間自有妙處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可以

遠善

流俗中真難做人但清而不激便好

君子不過信於人亦不過疑於人

語人以可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不可強語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織芥眾人能見置織芥於百里之外非驪龍不能見疑似賢

人能辨精義而至入神非聖人不能辨夫以聖人之辨語

賢人且滋其惑况眾人乎是故微言不入世人之耳

與人爲善真是好念頭不知無理路者淡而不覺道不同者

西滬外集卷五人

聖

拂而不入強聒雜施吾儒之戒也孔子啟憤發憐復三隅

中人以下不語上豈是倦於誨人謂兩無益耳故大聲不

煩奏至教不苟傳

被髮於鄉隣之鬪豈是惡念頭然近於從井救人矣聖賢不

爲善於本分之外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

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祇務可理

接人須是恭謹不可因人之傲慢而亦以傲慢加之心欲其

小故當以禮自處量欲其大並無庸以非禮責人耳

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尋常親友往來安得皆勝侶以
禮進退勿涉輕薄

推不得厭不得怪不得惱不得慢不得須是耐得方才了得
無識見的人難與說話偏識見的人更難與說話

在那人前發正論不論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

放不過人直是放不過自己將人來橫亘胸中於人何損自

己卻大不自在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
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西滙外集

卷五人

吳

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
進

人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與居與游或有一二事不甚滿
意漸至忍耐不過積久遂成嫌隙在彼未必有心輕我在
我便實見他有不足處故君子與君子遇而卒不免於悖
異者弊多坐此此是量不宏亦由識不足誠知得天下無
全人則豁如矣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非必其後之遜於
前也厭心生焉耳

待人當寬而有節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恩重成隙
孔子處傷貨祇是箇給法處向難祇是箇驟法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是孟子大排遣

婁師德弟守代州許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則
已師德曰潔之是違其怒也正使自乾耳

成回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
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阮籍雖不拘禮數然發言元遠口不臧否人物

西滬外集

卷五人

巽

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
其友人於鼎臣求達於朝鼎臣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
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
臣幹僕語之曰我來固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
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此事爲疑索火焚
之而去

顏回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回也無勇而威
其恭敬而不失於人者也

衛洗馬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

身不見喜慍之色

嵇中散嘗於鑿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顏色甚黑單衣草帶穢熟視久之乃吹火滅曰恥與魍魎爭光

劉伶嘗與俗士晤其人攘臂而起欲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返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弼見何晏自說注老子旨意晏多所短不復作聲但應喏

喏

西澗外集

卷五人

五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遣人迎支道林林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解縱能勝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乃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判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待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狄仁傑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事武后謂曰卿在官有善政乃有譖黜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

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蔣琬加大司馬宴榑楊戲素性簡略與言論時每不應答或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戲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言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過其默也吾之快也

督農楊敏毀琬作事憤憤非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嘗與一士對棋棋次文簿堆擁元膺秉西滙外集卷五人

筆閱覽棋侶謂必不顧局矣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見之而棋侶不悟翌日遣其他適仍以束帛贖之三十年許已疾亟命兒姪曰吾爲東都時有一棋者云云一棋子何足介意但心跡可疑當時亟言之慮其憂畏今日不言又恐汝等滅裂於知聞言畢而逝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賢不肖歡如也嘗言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兒

韓魏公自言生平未嘗見一不好人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韓魏公則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王行者指之大呼曰百姓因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擲之正中於首左右將擒送京尹旦曰過實在吾彼何罪哉釋之

王文正公在中書寇公在樞密中書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旣不是西溫外集卷五人
不要學他不是

呂文穆初參政事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止之朝罷同列猶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越數日復見曰覺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旣心氣和平矣又何問耶

東坡答王定國云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汗泥生蓮花糞
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黃此尹和靖所謂困窮
抑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

富鄭公少好道亦時爲燒煉事而不以示人圓照大本者在
蘇州瑞光寺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禹從之得法以歸
鄭公聞而致之於毫館於書室一日公方聽事公堂禹視
室中書櫃數十其一局鏽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啟
閉意必道家方術之言急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之不得
西滙外集 卷五人

公適至問狀禹曰吾爲公取一大病矣初亦色微變若不
樂者徐曰無乃太虐乎已而意定自是豁然有得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遂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定山怒
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
山大服

壽州道樹禪師在三峰結茅而居一野人常化在佛菩薩羅
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曰野人作多色伎倆
眩惑於人祇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
無盡

劉真長與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之餐真長
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作緣
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餽人一先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
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
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馮蘭與同年屠勳相遇於錢塘屠談往時與陳郎中許奏事
云陳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方未艾繼而出奕圍扇面
案題馮援筆題云白雲堆裡四公亭人去亭空剩石枰相
西滙外集 卷五人
蓬莫自誇高手寸遍輸來一遍贏屠默然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子姑待之答
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
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寇能留呂惠卿何況族黨
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問二客之言
何如公亦不答

嘉問嘗竊其從祖公弼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呂氏號爲家賊

